

# 『立体艺术』中的时代风貌

## 浅析『第二十届中国·内蒙古草原文化节』入选雕塑作品艺术特色

◎周琦

在“第二十届中国·内蒙古草原文化节”《展时代形象 讲中国故事——内蒙古自治区美术作品展览》中，同时展出了形态各异、栩栩如生的雕塑作品，为本届文化节和美术作品展览增添了一道靓丽的风景线。其艺术特色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首先，围绕重大历史事件，力争在形象塑造和场景再现方面实现突破。如群雕《昭君出塞》再现了两千多年前昭君出塞的壮观场面：送亲队伍锦幡猎猎、骏马驰骋，具有鲜明特色的匈奴衣帽和西汉服饰，体现了昭君出塞的热烈场面；送亲西汉官员相拥王昭君左右，匈奴人策马扬鞭领路护航，昭君端坐在华盖之下，在浩浩荡荡送亲队伍衬托下，面部塑造得祥和安宁，恰当地表现出王昭君深明大义的精神气质和内心世界，昭示着胡汉和平、安宁、兴旺的到来。群雕《昭君出塞》让观众驻足在历史的长河中，沉浸式体验、回味、追思远去的历史瞬间。

其次，聚焦人与自然和谐题材，折射出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时代理念。如《鸟语者》，定格在马首垂目亲吻少女的额头，将俯视的马首与仰视的少女头像叠加放大，马的温顺与少女的恬静，马的凸起眼球与少女微闭的双眼，形成强烈反差和视觉冲击，构成超脱现实又和谐温馨的静穆画面，让观众驻足沉思；群雕《祥云》巧妙地运用玻璃钢材料特点，将膘肥体壮的三匹马塑造得流光溢彩、晶莹剔透，喻示着新时代的中国人民生活日新月异、蒸蒸日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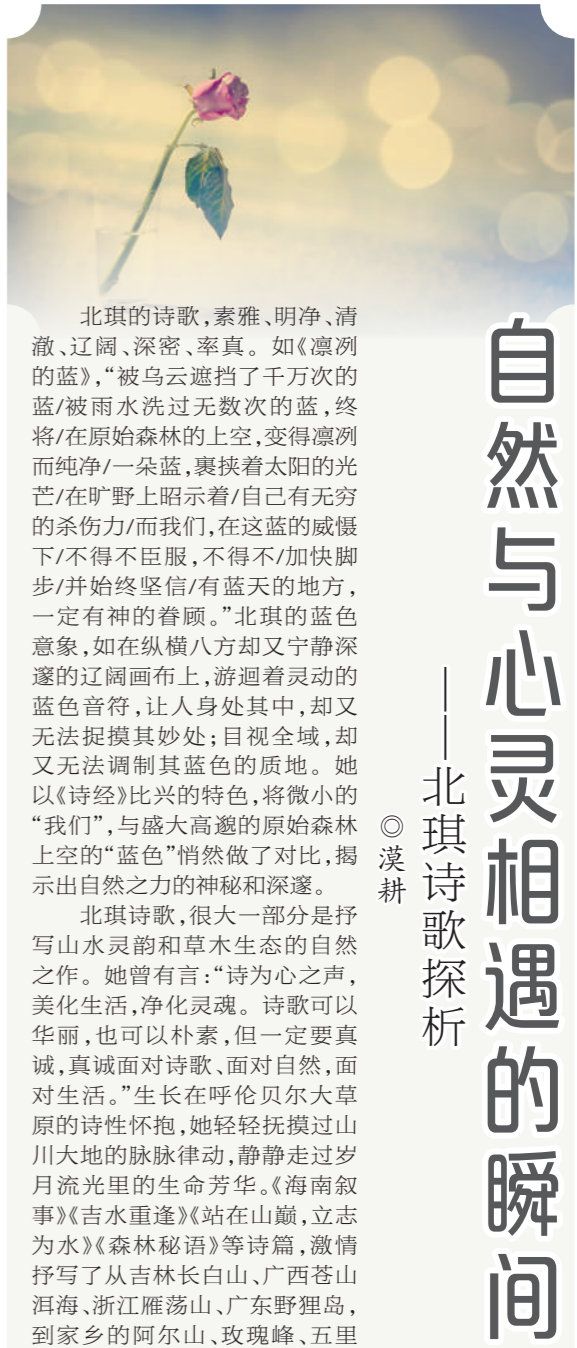
第三，题材多撷取现实生活，体现了当代中国人民意气风发、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展出的雕塑作品或呈现奋战在复兴强国的一线劳动者，或展现耕耘幸福生活的普通人民群众，反映出在党的二十大精神鼓舞下，亿万人民踔厉奋发、勇毅前行的精神状态，使观众身临其境，给人以精神力量，同时也反映出广大雕塑工作者深入生活、贴近群众的鲜明创作导向和扎实的基本功。作品《草原母亲》塑造了一位手遮骄阳、眺望远方的草原母亲典型形象，给观众留下丰富的想象空间；守望者蓝天白云下美丽的大草原，守望祖国的美丽北疆，是各族儿女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守望相助、团结奋进、共同建设美好家园的时代精神写照。

作品的艺术特色还表现在既有具象写实、精雕细刻，又有现代写意，或二者兼而有之、相得益彰。如作品《晨》，通过写实手法，从少女五彩斑斓的头饰到浓墨重彩服装，精雕细刻、栩栩如生，而在阳光沐浴下的少女面部刻画得恬静安详，仿佛就在我们身边；作品《牧童》塑造了马背上一位年轻骑手，神态恬淡从容，手牵缰绳，微仰着脸颊，在阳光照耀下，嘴角微翘，流露出惬意的神态。而平涂的眼部成为神来之笔，与仰视远



眺的马首形成鲜明对比，奏响出人与自然和谐的天籁之音；作品《草原三系列——骑马、射箭、摔跤》中“骑马”的塑造，将骑手的彪悍勇敢和烈马的桀骜不驯塑造得形神兼备，作者运用了写意和工笔相结合的手法，在骑手服饰和马的形体塑造方面进行大块面粗线条处理，而骑手咄咄逼人的眼神和面部表情刻画尤为生动传神，凸显骑手不折不挠、一往无前的精神气质。

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日益丰富，对各种艺术的欣赏能力和水平与日俱增，雕塑作为一门立体艺术，从时代主题表达、城市品位建设、历史事件再现到室内装饰、个性表达等方面，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和青睐。目前，我们正在朝着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前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我们坚定文化自信，大力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矢志不渝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不断增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而繁荣发展的雕塑艺术恰逢其时，必将迎来高质量发展的又一春天。



# 自然与心灵相遇的瞬间

## ——北琪诗歌探析

◎淡棋

北琪的诗歌，素雅、明净、清澈、辽阔、深密、率真。如《凛冽的蓝》，“被乌云遮挡了千万次的蓝/被雨水洗过无数次的蓝，最终/在原始森林的上空，变得凛冽而纯净/一朵蓝，裹挟着太阳的光芒/在旷野上昭示着/自己有无穷的杀伤力/而我们，在这蓝的威摄下/不得不臣服，不得不/加快脚步/并始终坚信/有蓝天的地方，一定有神的眷顾。”北琪的蓝色意象，如在纵横八方却又宁静深邃的辽阔画布上，游动着灵动的蓝色音符，让人身在其中，却又无法捕捉其妙处；目视全域，却又无法调制其蓝色的质地。她以《诗经》比兴的特色，将微小的“我们”，与盛大高远的原始森林上空的“蓝色”悄然做了对比，揭示出自然之力的神秘和深邃。

北琪诗歌，很大一部分是抒写山水灵韵和草木生态的自然之作。她曾有言：“诗为心之声，美化生活，净化灵魂。诗歌可以华丽，也可以朴素，但一定要真诚，真诚面对诗歌、面对自然，面对生活。”生长在呼伦贝尔大草原的诗性情怀，她轻轻抚摸过山川大地的脉脉律动，静观走过岁月流光的生命芳华。《海南叙事》《吉水重逢》《站在山巅，立志为水》《森林秘语》等诗篇，激情抒写了从吉林长白山、广西苍山洱海、浙江雁荡山、广东野狸岛，到家乡的阿尔山、玫瑰峰、五里泉、杜鹃湖、乌兰毛都草原、洮儿河、绰尔河的山水景观和万物的风貌。在祖国辽阔的版图上，北琪始终深情地注视和书写着自然与心灵完美相遇的一瞬间的触碰。那是一种深具原始审美的灵魂相遇。

“或许，在这场大雪下面/有无数脚印，已被雪白和苍苔覆盖，或许/我的脚也将被另一场大雪/抹去”（《脚印》）；“在我们共有的家园里/我愿意向一枚松果表达敬意/向一只松鼠供出/策划良久的阴谋”（《与一只松鼠相遇》）；“当我回望时才发现/曾经被我踩在脚下的山峰/没有降低一丝一毫的海拔”（《在原始森林，翻越一座山》）……这种基于对自然原始之力的元认知，缔造了北琪诗歌的清澈明净的审美特点。新鲜的意象来自森林的气息，来自土地上所有生命的朴茂的跃动。

北琪诗歌是灵魂图像的诗意表达。这种表达以自由、真实、朴素和唯美为出发点，揉融浑朴本真的自然原貌与纯净明澈的心灵触碰。零点，不是虚无的空置，而是交融的原点。诗歌的生命力也凝聚于此。诗与物的本真契合点，就是诗性的原点。

“一朵浪花，亲吻了我的脚丫/又归于蔚蓝/小螃蟹仍留恋沙滩的暖意/一边横行，一边跟浪花说着/后会再有期……在海边，万物都拥有了/的胸怀”（《在海边》）——诗句并不复杂，难得是诗人如何发现诗意并寄寓了自然的灵感，与心灵的本真巧妙契合而流淌出真挚的意境。这种天然的诗意，很轻松地切中了诗性原点，流淌着诗人天真浑朴的诗性素养。

“水从天空逃离/就再也回不到归宿/会住到，某个人的眼睛里/有一天，也许会变成一片海/信大海，会将每一个黑夜/换成黎明”，《渔女》质朴浅白，但意境却阔大浩远，哲理深沉激越。有无数修饰的语言，却有纯净明澈的灵魂图像，将诗人素雅宁静的情怀呈现无遗。“风一直在唱，唱它的似水流年，唱它的阴晴圆缺/它只是用了心，而听歌的人/却动了情”，《杜鹃湖》是如此多情而善解人意，人在风中，感受了风的漂泊和哀伤，此时，风如我，我如风，诗人的心苍凉而悲情。

北琪的诗已入诗化境。宗白华有言：“一切艺术的美，以至于人格的美，都趋向于玉的美。”这种“玉的美”，就是真善美的化境，浑朴如一的天性。李元洛的《诗美学》也提到，“诗歌应有基于对真善美之普世准则的对人生（自然、生命、社会、历史、宇宙）之新的感悟与新的发现。”北琪的诗歌，以浅白的表达却深含博大的意境、深远的哲理，让人回味无穷。

诗无尽，人生阔大。极目远方，诗歌伴随人生之路。每一个人都在世间行色匆匆，走得艰辛又丰富。那些酸甜苦辣咸的滋味，掩埋在背影深处，构成了诗歌诞生的最初的伏笔。当你走到一种人生的况味或者是风景的顶端，与自然、时空、历史、人文瞬间触碰的时候，你的诗意图象就可能如泉喷涌，那些构成生命触动的伏笔，会和眼前的世界浑然汇流成诗意的河流，自心底喷涌而出。

自然是诗歌的导师，诗歌是自然的隧道。自然抒写与灵魂图像的诗意契合，是诗歌脱离庸俗走向纯净的一把钥匙。北琪，已在这条路上走了很远。



（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源自网络）

7月14日，有幸观赏了一部高雅的经典剧目，称得上是真正意义的阳春白雪。

《牡丹亭》是明代戏曲家、文学家汤显祖所作，是昆曲传统保留剧目。

汤显祖与莎士比亚是同时代的戏剧家，只是比莎士比亚年长14岁，巧合的是他们都在1616年同一年去世。汤显祖被称为中国的莎士比亚，因为他们在创作思想及创作方法上都具有相似之处，都获得了很高的戏剧艺术成就。

“冷雨幽窗不可听，挑灯闲看牡丹亭”。这绝句出自明代冯小青的《无题》。

今年春天，我和朋友们在广东一次游玩时，意外来到牛塘山汤显祖文化园，顿时心生敬仰之情。我非常认真地阅读了关于这位戏剧家的详细介绍，顶礼膜拜了我崇拜的戏剧大师，渴望能观赏他的经典剧目。不曾想平生之愿，今日得以实现，真是喜出望外。

大幕徐徐拉开，昆曲《牡丹亭》开演。随着悦耳的旋律响起，剧中扮演杜丽娘的演员伴着优雅的音乐，如同“水上漂”，轻盈华丽地登场，剧场顿时响起掌声。这位演员不论唱功及表演，功力都非常精湛。她扮相俊美，举手投足拿捏得惟妙惟肖。我注意到，仅一个“蓝花指”，随着剧中情感变化会展示出各种不同的手势姿态。她的唱腔臻于完美，几乎无可挑剔。顿时，剧场里鸦雀无声。

我第一次感受剧场悄无声息的宁静，所有观众屏住呼吸，生怕错过哪句唱词的内心表现，及哪个旋律的微妙变化，就连演员在变换唱词所要表现情绪时的微弱呼吸，我们都可以体会到剧场在静谧中的配合。所有观众跟着剧情入戏了，可见这部剧的艺术表演魅力非同一般。

一段唱词完结，观众爆发出由衷的敬意，用热烈的掌声回敬演员。随着剧情的起伏跌宕，观众们抑制不住激情澎湃的心情，不时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

这部剧展现在偌大的舞台上，四处都是剧场原有的幕布，干净且清爽，竟然没有任何舞美雕饰的设计，只是传统的一桌一椅，然而，丝毫不影响高水平的表演，带给观众强烈的视觉冲击。演员们用唱腔、眼神及肢体语言，给观众描摹出一幅栩栩如生的画面。那种用真情实感表达出来的意境，有着很强烈的代入感，使得观众如同身临其境，似乎真切地看到了杜丽娘游园所目睹的风景：“梦回莺啭，乱煞年光遍，人立小庭深院，柱尽沉烟，抛绣线……”

一份奇缘如同嵌入杜丽娘的灵魂，这份缘在她的生命及灵魂深处，闪现着一种意韵悠长的联系，强烈地、悄无声息地传递着爱的真切。如果缘分真是前世注定，流传至今的昆曲，就是为了承载《牡丹亭》而量身定制的表演形式。昆曲，有着它独立的声腔系统，有



# 世代相传的国粹经典

## ——“第二十届中国·内蒙古草原文化节”入选剧目昆曲《牡丹亭》观后

◎李金梅

着固有的格律、板眼。它的唱腔圆润柔美、悠扬婉转，它的曲调是中国古典文学中的曲牌体。昆曲的表演及规范完整的组合，是由歌唱、舞蹈、道白、动作，构成了一套完整的表演体系，是一种综合水平要求很高的艺术形式。昆曲乐队主要器乐是由弦索、管乐、打击乐和民族乐器组成，婉转柔美悠扬的音乐氛围，能使观众深入地感受到人物内心世界的起伏和波动。昆曲的舞蹈动作也非常重要——柔缓、细腻、流畅的舞蹈动作，表现出剧中人物内在的矛盾和纷乱。中国戏曲很多的文学、音乐、舞蹈、美术，以及表演的身段、程式、乐队编制都是昆曲艺术中提炼出来并成熟完善的。昆曲有着“百戏之祖，百戏之师，百戏之母”的贵称。尤其是京剧更是从昆曲中汲取了艺术的养分而为观众喜闻乐见。

《游园》一幕，小姐与春香游玩赏花观景：“……不提防沉鱼落雁鸟惊喧……不到园林怎知春色如许，原来姹紫嫣红开遍，似这般都付与断井颓垣。良辰美景奈何天，便赏心乐事谁家院……便青山，啼红了杜鹃……”

太多的感慨和唏嘘，从开场就铺垫了结局。《惊梦》一幕，“甚良缘把青春抛的远……俺煎，泼残生除问天……”，杜丽娘游园后朦胧入梦，梦中遇见她从未来

面、风度翩翩的秀才。梦中人成为了她的钟情人。这段戏，表现出爱情的美好，郎才女貌，是一段天造地设的爱情。其表现手法与当代文学的“魔幻现实主义”何其相似。这段戏扣人心弦，观众跟着一对恋人的表演及唱腔，将情愫揉进剧中，跟着剧情一起激动澎湃。

在这场剧中，被称为“最忙昆曲小生”的著名昆曲演员施夏明闪亮登场。在我看来，他的容貌和嗓音是“被上帝亲吻过”的，原来，他早被我们内蒙古戏曲迷们所熟知和喜爱。他的出场及表演，引来观众阵阵掌声。

《寻梦》一幕，让观众不由得和杜丽娘一起牵挂她梦中遇见的挚爱。她独自在花园深处寻找着所爱的人，可园林不再是她昨日看到的样子，物是人非，如此凄凉，“守的个梅根相见”……她的眼里只剩那颗大梅树，一段唱腔空灵且忧伤。

《写真》一幕，“漫道柔情有意关，牡丹亭畔春梦残……”，所有的美好被现实粉碎，杜丽娘为情所困，相思成疾。

《离魂》一幕，“世间何物似情浓，整一片断魂心痛”，杜丽娘大病不愈，香消玉殒。

在我所有观摩过的剧目中，昆曲《牡丹亭》是“戏剧航母”，是戏曲的“天花板”，为后世难以超越。几年前，我准备去国家大剧院观摩这场演出，因故未能成行，一直为之惋惜。没想到今日这部经典之作来到家门口，令我一饱眼福，我的夙愿终于实现。

总有些遗憾是我想拼尽全力弥补的，可他们的演技及唱腔功底，是我无法用笨拙的笔墨表达完整的。这部经典力作对于提升欣赏水平、陶冶艺术情操、净化精神世界、升华艺术品位，都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归根结底，这都是源于表演者对艺术、对戏曲的这份无限挚爱和执着的坚持，他们是真正的人民艺术家。

“第二十届中国·内蒙古草原文化节”将昆曲《牡丹亭》入选展演剧目，令我这名业余编剧受益匪浅，激动不已。能邀请到如此尖端的艺术团队——江苏省演艺集团昆剧院，为我们带来如此精彩的精神盛宴，倍感幸运。同时，这也是一次向戏曲零距离学习的好机会。600年的昆曲传承，好像就是为《牡丹亭》而保留。近两小时的表演，让我们窥见了昆曲艺术在不平凡保留和发展过程中所取得的巨大成就。

昆曲带给我们的是高雅的艺术享受。观众通过现场观摩，了解了昆曲的艺术内涵，并获得了丰厚的精神财富。不论对内蒙古的戏剧编创人员，还是演员及观众，都是一次高段位的培养。

这支昆曲表演团队，不仅受到国内广大观众的喜爱，他们也走出国门，受到外国观众的关注和好评，他们对国家昆曲艺术的传承和弘扬，作出了巨大贡献。

昆曲是国粹，愿昆曲艺术世代相传，越走越远。

